

THE MYSTERIES OF
SHERLOCK
HOLMES

THE
MYSTERIES OF

(英)柯南·道尔◎著
Conan Doyle, A. 李莉◎编译

福尔摩斯 探案全集

中

THE MYSTERIES OF
SHERLOCK
HOLMES

阿瑟·柯南道尔能成为世界上家喻户晓的侦探小说作家，完全是因为他塑造了福尔摩斯这样一个完美的、令人难忘的神探形象。

北京燕山出版社

SHERLOCK
HOLMES :
THE COMPLETE NOVELS
AND STORIES

福尔摩斯 探案全集

[英国]阿瑟·柯南道尔 著 李莉 译

中



北京燕山出版社



目 录

回 忆 录

马斯格雷夫礼典	(3)
赖盖特之谜	(16)
驼背男人	(29)
住院的怪人	(41)
希腊翻译	(54)
海军协定	(67)
最后一案	(91)

福尔摩斯归来记

空屋子	(107)
诺伍德的建筑师	(121)
舞蹈者	(138)
孤身骑车人	(155)
修道院公学	(169)
黑彼得	(191)
米尔沃顿	(205)
六尊拿破仑半身像	(217)
三个大学生	(231)
金边夹鼻眼镜	(243)
失踪的中卫	(258)
格兰奇庄园	(272)
第二块血迹	(286)

巴斯克维尔庄园的猎犬

一、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305)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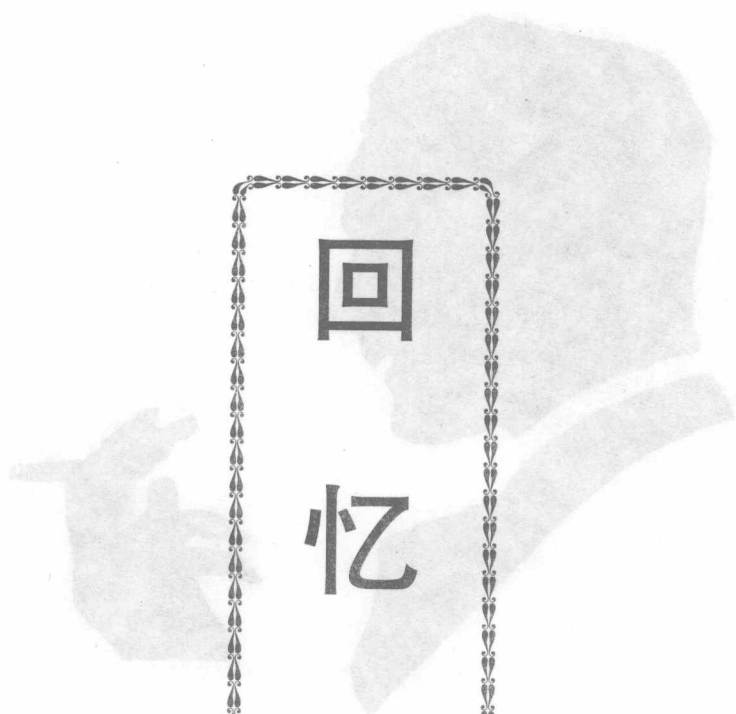
二、巴斯克维尔庄园灾祸	(309)
三、疑案	(316)
四、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	(323)
五、三条断了的线索	(331)
六、巴斯克维尔庄园	(338)
七、奇怪的斯台普顿	(344)
八、华生的第一份报告	(353)
— 九、华生的第二份报告	(357)
十、华生日记摘抄	(369)
十一、岩岗上的神秘人	(375)
十二、沼泽地的惨剧	(384)
十三、设网	(392)
十四、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400)
十五、回顾	(407)

五、米坎斯探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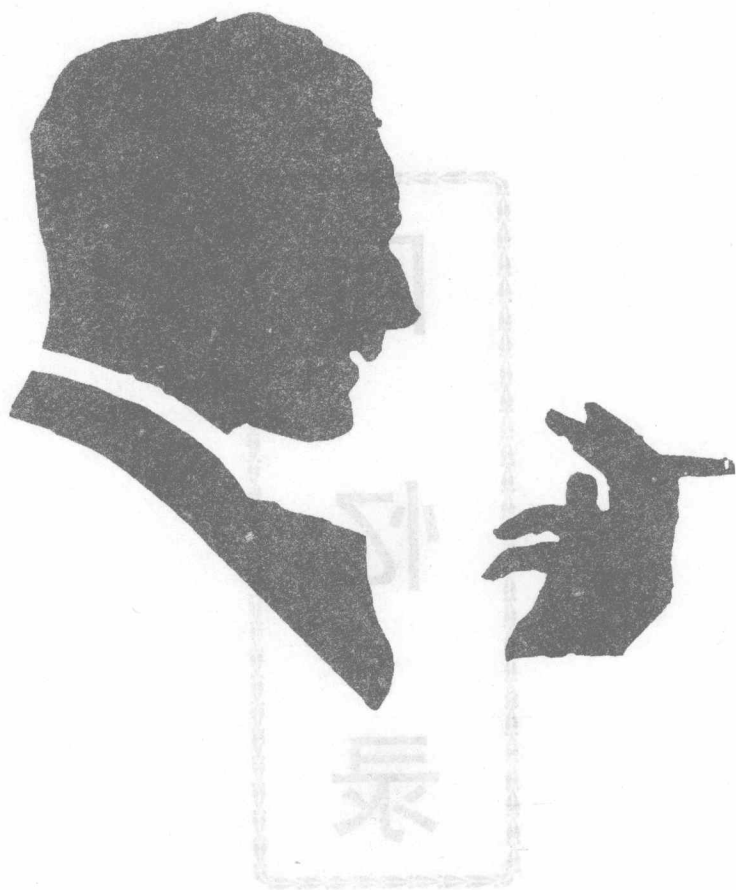
(101)	千里空
(151)	阿拉伯的劳力士
(181)	香酥糕
(191)	人羊牌快跑
(201)	羊公制取制
(211)	制糕原
(221)	制糕原
(231)	制糕原
(241)	制糕原
(251)	制糕原
(261)	制糕原
(271)	制糕原
(281)	制糕原
(291)	制糕原
(301)	制糕原
(311)	制糕原
(321)	制糕原
(331)	制糕原
(341)	制糕原
(351)	制糕原
(361)	制糕原
(371)	制糕原
(381)	制糕原
(391)	制糕原
(401)	制糕原

六、米坎斯探案

(401)	米坎斯探案
-------	-------



回 忆 录





马斯格雷夫礼典

我经常烦恼于我的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性格中的一些独特的地方。与他敏捷的思维、整洁的衣着相比,他的生活习惯杂乱得令同住的人心烦不已。在这方面我自己也不是无可挑剔的。在阿富汗时乱糟糟的工作,养成了我马虎的性格,这实在不是一个医生该有的样子。但我还是把它控制在一个可以忍受的限度内。当我看到一个人把烟卷放在煤斗里,把烟叶放在波斯拖鞋上,把一些没有答复的信件用一把大折刀插在木制壁炉台上时,我就认为自己还不错。另外,我一直认为,练习手枪射击是一种户外活动,而福尔摩斯却不以为然,只要兴致来了,他可以坐在扶手椅里,用子弹修饰对面的墙壁。我的感觉是,这既不能改变室内环境,也不能改变房屋的外观。

我们的房里经常堆满了化学药品和罪犯的遗物,而这些东西经常出现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有时是黄油盘里,有时是更不可思议的地方,但最令我头疼的是他的文件。他总是保留所有的文件,尤其是那些与他过去办案有关的文件,他每一两年会集中精力归纳整理一次。正如我在回忆录中曾经提到的那样,只有他在大功告成的时候,才会有这种心情。但是这种热情会很快消失,随之而来的是非常冷淡的反应,在此期间,他整日与小提琴和书籍打交道,除了从沙发到桌旁以外他几乎不动。这样一来,他的文件越积越多,以至于在屋里的每个角落都堆满了一捆捆的手稿,而且他是决不允许任何人动一下的,只有他本人才能动它们。

有一年冬天的夜晚,我们一起坐在炉旁,我冒昧地提出,等他把摘要写进备忘录之后,用两个小时收拾一下房间,以便舒服一些。因为这是正当的提议,他无法反对,但是却面带不悦走进了寝室。一会儿,他拖出了一只大铁皮箱放在地板当中,拿个小凳蹲坐在大箱子前面,打开箱盖。我看见箱内已装满了三分之一的文件,都是用红带子绑成的小捆。“华生,这里有很多案件,”福尔摩斯望着我说,“如果你了解这里是什么的话,你一定希望我把放进去的全拿出来。”“那么,这都是你早期办案的记录了?”我问,“我正想做一些关于这些案子的札记呢。”

“是的,我的朋友,这都是在我成名以前办的案子。”福尔摩斯轻轻而又



爱惜地拿出一捆捆的文件。“这其中也不乏失败的记录,华生,”他说,“但仍有许多有趣的案子。这个是塔尔顿凶杀案,这个是范贝里酒商案,这个是俄国老妇历险案,还有铝制拐杖奇案以及瘸腿的里科里特和他可恶妻子的案件等等。还有这一件,这个案子有很奇特的地方。”

他把手伸进箱子,从箱底取出一个小木匣,匣盖像儿童玩具盒一样可以活动。福尔摩斯从匣内取出一张皱皱巴巴的纸,一把老式铜钥匙,一只绑着线球的木钉和三个生锈的旧金属圆板。

“喂,我的朋友,你猜这些东西是怎么回事?”福尔摩斯看到我脸上的表情,神秘地问。

“这就像是一些奇特的收藏品。”

“确实奇特,而围绕在它们周围的事,会让你更惊奇。”

“那么,这些遗物还有一段历史吗?”

“是的,可以说,它们本身就是历史。”

“为什么呢?”

歇洛克·福尔摩斯把它们一件一件拿出来,在桌边摆成了一条线,然后又坐到椅子上观察着这些东西,一副满意的神情。

“留下这些东西,”他说,“是为了回忆马斯格雷夫礼典案。”

他谈过很多次这个案子,但我一直没能了解详情。“如果你愿意讲讲,”我说,“我会很高兴。”

“那么这些零碎东西还照原样不动了?”福尔摩斯讲价钱似的大声说,“你的愿望又不能实现了,华生。但我很高兴你能把这件案子加到你的记录中。我想,这件案子在犯罪史上是罕见的。如果不把这件奇特的案子记载下来,那会是个遗憾。”

“你一定记得‘哥洛里亚斯科特’号帆船事件,我跟你讲了老特雷佛的经历,正是他的话使我想到了职业的问题,而后来我果然成了侦探。现在我已经是公认的办理疑难案件的高手,甚至我们最初相识时,也就是我着手你后来命名为‘血字的研究’一案时,我已有不少的主顾了。但你很难想像,最初我是多么艰难,我付出了多少努力才获得了成功。”

“我刚到伦敦的时候,住在大英博物馆附近的蒙塔格街,闲暇时,就专心于各种科学的研究,希望能有所成就。当时经常有人来求我办案,多数是我的同学介绍来的。因为在大学的最后几年,我的思想方法就经常被人们议论。马斯格雷夫礼典案就是我破的第三个案子。而这一系列奇特的



事件以及后来办理的重大案件,让我向从事侦探这一职业走出了最初的一步。

“雷金纳德·马斯格雷夫是我的同学,我们曾有过一面之交。他让人感觉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在同学中间他并不受欢迎,但我一直认为,他在试图掩饰他天生的羞怯。他给人一种儒雅的感觉,瘦的身材,挺鼻大眼,做事有条不紊,典型的贵族子弟相貌。事实上他的家族的确是英国最古老的贵族。但是在十六世纪时,他们这一支(次子的后裔)就从北方的马斯格雷夫家族中分离出来,在苏塞克斯西部定居,而赫尔斯通庄园也许是这一地区目前还有人居住的最古老的建筑了。他出生在苏塞克斯,显然那里的人事给了他很大的影响。每次看到他那苍白的面孔、机灵的神情和头部的姿势,我就想起封建古堡的灰色拱道和直棂的窗户。在交谈中,我知道他对我的观察和推理十分感兴趣。我们差不多四年没见面了。一天早晨,他到蒙塔格街来找我。他没什么变化,一副上流社会年轻人的打扮,仍然像从前那样保持着儒雅的风度。”

“‘过得好吗,马斯格雷夫?’我们热烈地握手以后,我问他。”

“‘你可能听说我可怜的父亲去世了。’马斯格雷夫说,‘那是两年前的事情。他去世后我就开始管理赫尔斯通庄园了。又因为我是区议员,所以一直很忙。福尔摩斯,我听说你把那些令人惊讶的本事用在现实中了?’”

“‘是的,’我说,‘我正在靠这个谋生!’”

“‘很高兴听你这么说,我现在很需要你的指教。在赫尔斯通我遇到了一些怪事,警方也查不出真相,这确实是一件奇特的案子。’”

“‘你简直无法想像我当时的兴奋,华生,因为几个月来我一直无事可做,现在机会终于来了。我一直认为,别人失败的事情正是我能成功的机会。我相信自己的能力,现在正是我大显身手的时候。’”

“‘请说一下详细情况。’我大声说。雷金纳德·马斯格雷夫在我对面坐下,点燃了我递给他的香烟。”

“‘你知道,’他说,‘我现在还没有成家。但在赫尔斯通庄园我拥有很多的仆人,因为庄园位置偏僻,事务凌乱,所以必须很多人才照料得过来。我不愿辞退这些人,因为在猎野鸡的季节里,我常在庄园举行宴会,而且留客人在此住宿,没有人手是不行的。我共有八个女仆,两个男仆,一个厨师,一个管家和一个小听差。花园和马厩有另外一班人看管。’”

“‘仆人中工作时间最长的是管家布伦顿。他是我父亲雇的,那时他还



是个小学教师,很不称职。由于他精力充沛,有主见,很快就赢得了我们全家人的喜欢。他中等身材,眉清目秀,前额尤为俊美,虽然和我们相处了二十年,但还不到四十岁。他能说几国语言,能弹奏几乎所有的乐器,虽然有这些优点和能力,但他始终满足于仆役地位,很令人费解。我认为他是安于现状,不想有什么变动的人。凡是到过我们家的人,这位管家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可是这个完人也有缺点,有一点唐璜的作风,你可以想像,像他这样的人在那偏僻的地方扮演风流浪子是很简单的。他刚结婚的时候还可以,但自从他妻子去世后,在他身上就缠绕着无数麻烦。前几个月他和我们的二等使女雷切尔·豪俄尔订婚,我们刚放下了心,但是他又不要雷切尔了。很快他又与猎场看守人的女儿珍妮特·特雷杰丽丝混在一起了。雷切尔是个好姑娘,但是作为一名威尔士人,她也遗传了易激动的性格。不久前经过了一场脑膜炎的折磨,直到昨天她才开始下床走动。但已与过去判若两人,就像一个黑眼幽灵。这是我们赫尔斯通的第一出戏剧性事件。但是紧接着发生的第二出戏剧性事件,使我们很快忘了第一件。这第二出事件,是因为管家布伦顿的失宠和被辞退引起的。事情是这样的:我刚刚提过,布伦顿是个聪明人,但聪明过头了也不是件好事,他对与自己完全无关的事情的好奇,使他陷入了麻烦。我以前并没在意,直到一件偶然事件的发生,我才重视起这个问题。’

“‘我说过,庄园很凌乱。上星期有一天,更确切地说是上星期四晚上,晚饭后,我干了一件蠢事——喝了一杯浓咖啡,很长时间无法入睡,直到清早两点钟,我感到不可能再睡着了,便起来点燃了蜡烛,打算继续看我没看完的一本小说。因为我把这本书丢在弹子房了,于是我披上睡衣走出卧室去取。

“‘要到弹子房,我必须下一段楼梯,然后经过一段走廊,走廊最里面是藏书室和枪库。我向走廊望过去,看见从藏书室半掩的门里射出一道微弱的光,我很惊讶。我记得临睡前我亲自熄灭了藏书室的灯,而且关了门。我首先想到有夜盗。赫尔斯通庄园走廊里的墙壁上装饰着许多古代武器的战利品。我从墙上挑了一把战斧,然后放下蜡烛,悄悄地穿过走廊,从门边向里窥探。

“‘原来是管家布伦顿正在藏书室里。他衣着整齐地坐在一把安乐椅里,一张纸——好像是地图摊在膝上。他手托前额,似乎在思索什么事。



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门边，看他究竟想干什么。桌边放着一支小蜡烛，我借着那微弱的烛光，看见他那整齐的打扮。他突然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向旁边的一个写字台，打开锁，打开一个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份文件，然后回到原来的座位，把文件展开在桌子上靠近蜡烛的地方专心地研究起来。对于他的这种行为，我心里怒火万丈，大步走上前去。布伦顿听到声音抬起头，看见是我，一下子跳起来，脸色吓得没了血色，并且立即把那张原本放在膝上的纸放进了衣服里。我说：“很好，布伦顿，你就是这样报答我们的信任的，庄园不需要你这种人，明天你就离开。”

“‘他垂头丧气地鞠了一躬默默地走出去。蜡烛依然摆在桌上，我就着烛光看了一眼桌上的文件。那只是一份关于古老仪式的问答抄件，根本无足轻重，这是我们家族的古老仪式，叫“马斯格雷夫礼典”。过去几个世纪以来，凡是马斯格雷夫家族的人，成年时都要举行这种传统的仪式，但这就像一个人的印章图记一样，只是我们家族的私事，也许考古学家会感兴趣，实际上对于外人毫无用处。’”

“‘我们最好谈谈那份文件。’我说。”

“‘如果你认为有必要的话，’马斯格雷夫有些迟疑地答道，‘好，我接着讲：我用管家留下的钥匙重新把写字台锁好，刚想离开，突然发现他又走过来已站在我面前，简直让我大吃一惊。’”

“‘他看起来很激动，声音沙哑地说：先生，我丢不起这个脸，虽然是个下人，但我很重脸面。如果您一定要辞退我，那就等于要了我的命。先生，如果您确实不能留我，请看在上帝的份上，让我向您申请在一个月内离开，就像我自愿离职那样。马斯格雷夫先生，辞职无所谓，但您不能当着所有人的面把我赶出去。’”

“‘我回答说：你并不配得到那样的优待，布伦顿，你的行为十分恶劣。但是，看在你在我家服务了二十年的份上，我也不想让你在众人面前难堪。一个月时间太长，就一个星期吧，你可以随便说个理由，然后离开。他绝望地喊道：就一个星期？先生，一个星期太短了，两个星期吧。我重复道：一个星期。对于你这已经是优待了。他好像很绝望，一脸丧气地离开了。我熄掉了烛火，回到自己房里。这之后的两天，他工作很勤快，尽职尽责。对于发生的事我也只字未提，好奇地观察着他，看他怎样顾全面子。他有个习惯，总是在早餐后来请示我一天的工作，可是第三天早晨他没有来。我从餐室出来时碰巧遇到女仆雷切尔·豪俄尔。前面已经说过，她刚



刚病愈，身体很虚弱，面色苍白，因此我劝她先休息不要急于去工作。

“我说：你应该到床上去躺着，等身体恢复了，再开始工作。”

“她带着一种奇怪的表情望着我，我担心她是否又犯了脑病。”

“她说：我已经完全好了，马斯格雷夫先生。”

“我回答道：我们要听听医生的意见。你现在必须停止工作，你到楼下去告诉布伦顿，我现在要见他。”

“她说：管家已经走了。”

“我问道：走了！到哪儿去了？”

“她说：他走了，没有人看见。他不在房里。啊，是的，他走了，他走了！雷切尔一边说一边靠到墙上，发出一阵尖锐的笑声，令人不寒而栗。我立刻拉铃叫人，仆人们把她扶回了房间。我向她询问布伦顿的情况，她依然尖叫着，并且不断地哭泣着。很显然，布伦顿真的不见了。他的床昨夜没有睡过的迹象，他前天晚上回房后，就没人见过他。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离开的，早晨的门窗都是闭着的。他的衣服、表，甚至钱，都放在原处，只是一套常穿的黑衣服不见了。他并没有穿长统靴，而是穿着拖鞋离开的。他能到哪儿去呢？现在怎么样了？”

“我们再次把整个庄园从地下室到阁楼都搜查了一遍，可是连他的影子也没见着。就像我先前提到的，这庄园就如迷宫一样，尤其那些古老的厢房，现在已没人住了。我们仔细搜查了所有的房间，甚至地下室也没放过，但还是没有他的踪影。我很难相信他能抛弃所有财物空手离去，再说他又到哪里去呢？我叫来了当地警察，但也毫无结果。前夜曾经下过雨，我们又察看了庄园四周的草坪和小径，还是没有进展。后来情况又有了变化，把我们的精力引开了。”

“雷切尔·豪佛尔两天来病得很严重，有时神志不清，甚至控制不住自己而发狂，我雇了一个护士给她陪夜。在布伦顿失踪后的第三个晚上，护士发现病人睡得很熟，便坐在扶手椅上打了个盹。第二天大清早醒来，发现病床上没人，窗户开着，病人不知道去哪儿了。护士匆忙叫醒我，我带领两个仆人立即去寻找那个失踪的姑娘。我们很容易就知道了她的去向，因为从她窗下开始，我们可以沿着她的足迹，穿过草坪，来到小湖边，足迹就在石子路周围消失了，而这条石子路是通往宅旁园地的。这个小湖水深八英尺，我们看到可怜的疯姑娘的足迹在湖边消失，你可以得知我们当时的心情了。”



“我们立即开始打捞遗体,但是连尸体的影子也没有找到。反而捞到了一件出乎想像的东西,那是一个亚麻布口袋,里面装着一堆老旧生锈的金属件及一些无光泽的水晶和玻璃制品。这些奇怪的东西就是我们惟一的收获。此外,虽然昨天我们想尽一切办法进行搜查、询问,但是我们还是不知道雷切尔·豪俄尔和理查德·布伦顿的现况。警方也没有任何进展。最后我决定来找你,这是我最后的希望了。”

“华生,你可以想像,当时我是多么热切地倾听着这一切,又是多么努力地把这些细节连在一起,并找出所有细节的共同点来。管家不见了,连女仆也失踪了,女仆曾经爱过管家,后来又产生了怨恨。姑娘是威尔士血统,性格急躁易怒。她对管家的失踪表现出异常的激动。她把装着怪东西的口袋投进湖中。这些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但是所有这些都不是事情的关键所在。这一连串事件的起点是什么呢?现在只有这一连串错综复杂的事件的结局。”

“我说:‘我必须看看那份文件,马斯格雷夫,布伦顿冒着被辞退的危险读的那份文件。’”

“‘我们家族的礼典是件非常荒谬的东西。’马斯格雷夫回答道,‘但因为是先人留下的,至少还有一些可称道的地方。如果你认为有必要的话,我有这份礼典问答词的抄件。’”

“华生,马斯格雷夫就把我现在拿着的这份文件递给了我,这份文件中记载着马斯格雷夫家族中的成年人必须遵守的奇特教义。现在你听听这份问答词的原文。”

“‘它属于谁?’”

“‘属于那个走了的人。’”

“‘谁应该得到它?’”

“‘那个就要来到的人。’”

“‘太阳在哪儿?’”

“‘在橡树上面。’”

“‘阴影在哪儿?’”

“‘在榆树下面。’”

“‘如何去测量?’”

“‘向北十步再十步,向东五步再五步,向南两步再两步,向西一步再一步,就在下面。’”



“我们用什么才能换取它？”

“用我们的一切。”

“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我们要遵守诺言。”

“原件没有标明日期，但是，上面的字是用十七世纪中叶的拼法写的。”马斯格雷夫说，“但是，我想这对破案并无太大用处。”

“至少它向我们提供了另一个未知的谜，”我说，“而且是更有趣的谜。也许解开了这个谜，那个谜也就随之解开了。请别介意，马斯格雷夫，我认为，你的管家是一个比他的主人家十代人都头脑清醒的聪明人。”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马斯格雷夫说，“我一直认为这份文件的用处不大。”

“我却认为这份文件意义重大，我想布伦顿和我的看法是相同的，他可能在你抓住他的那天夜里以前就看过这份文件了。”

“很可能。我们并没重视它。”

“就我判断，他最后这一次不过是想记住它的内容罢了。我知道，他正用各种地图和草图与原稿相比较，你一进来，他就慌忙把那些图塞进衣袋。”

“没错。不过他和我们家族的这种旧习俗有什么关系呢？这个无聊的礼典又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我认为这很容易查出来，”我说，“如果你同意，我们可以乘第一班火车去苏塞克斯，在现场把这事仔细调查一下。”于是，我们两个人当天下午就回到了赫尔斯通。也许你早就见过这座著名的古老建筑物的照片和记载，所以我就不多说了，只需要说明一点，那座建筑物是L形的。长的一排房式样较近代，短的一排房是古代遗留的房屋中心，其他房屋都是从这里扩充出去的。在旧式房屋中间的低矮笨重的门楣上，刻着一六〇七年字样。但是行家们的看法是，那房梁和石造结构的具体年代比一六〇七年还要久远。旧式房屋的墙壁又高又厚，窗户却很小，因此这一家人在上个世纪就盖了那一排新房。现在旧房的惟一用途是做库房和酒窖。房子四周环绕着繁茂的古树，形成一个幽静的小花园，我的委托人提到的那个小湖就在林荫路旁，离房屋大概有二百码。

“华生，我已经肯定，这不是单独的三个谜，而是一个谜，如果我能准确地理解‘马斯格雷夫礼典’，就一定能找到关键点，从。而查出布伦顿和豪



俄尔失踪的真相。于是我把全部精力放在这件案子上。为什么那个管家那样急于掌握那些古老仪式的语句？显然是因为他看出了其中的奥秘，而这个古老家族的人们却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布伦顿希望从这个奥秘中获得利益。那么，这奥秘究竟是什么？它对管家的命运又有什么影响呢？

“我把礼典读了一遍，就明白了，这种测量法一定是指礼典中某些语句暗示的某个地点，如果能够找到这个地点，我们也就找到了这个谜的钥匙，而马斯格雷夫的先人认为必须用这种特殊方法才能让后代记住这个秘密。要开始动手，我们知道两个方位标杆：一棵橡树和一棵榆树。橡树很容易确定，就在房屋的正前方，车道的左侧，橡树丛中有一棵最古老的，是我见过的最高大的树。

“‘这棵橡树在起草礼典时就存在了吧？’当我们驾车经过橡树时，我说道。‘可能诺耳曼人征服英国的时候，就有这棵橡树了，’马斯格雷夫答道，‘这棵橡树有二十三英尺粗。’我推测的一点已经获得证实，我又问，‘庄园里有老榆树吧？’‘那边以前有一棵很老的榆树，但十年前被雷击中了，我们只好把树干锯掉。’‘你还记得那棵榆树的位置吗？’

“‘是的，没问题。’

“‘没有其他的榆树了吗？’

“‘没有老榆树了，但是有许多新榆树。’

“‘我想到这棵老榆树的位置去看看。’我们乘坐的是单马车，没有进屋，马斯格雷夫直接把我带到草坪的一个低洼处，老榆树过去就长在这儿。这位置几乎就在橡树和房屋的正中间。我的调查看来有进展了。

“‘我想没有人能知道这棵榆树的高度了吧？’我问道。

“‘我可以马上告诉你树高六十四英尺。’

“‘你怎么知道？’我惊讶地问。

“‘我的老家庭教师经常叫我做三角练习，常常是关于高度测量的问题。我在少年时代就测算过庄园里的每棵树和每幢建筑物。’

“‘实在太幸运了。轻易地获得了我想要的数据。’

“‘请想想，’我问道，‘管家曾向你问过这古老的榆树的事吗？’

“雷金纳德·马斯格雷夫吃惊地望着我。‘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他回答道，‘几个月以前，布伦顿同马夫发生了一场争论，当时他问过我榆树的高度。’



“这消息简直太好了，华生，这证明我的推断完全正确。我抬头看看太阳，已经偏西，我计算了一下，不用一个小时，就能偏到老橡树最顶端的枝头上空。礼典中提到的一个条件满足了。而榆树的阴影一定是指阴影的最远处，否则就会选树干做标杆了。于是，我观测太阳偏过橡树顶时，榆树阴影的最远处落在什么地方。”

“事情很难办，我的朋友，毕竟榆树已经没有了。”我说道。

“嗯，但是我知道，布伦顿能找到的，我也一定能找到。而且，事情很容易就办妥了。我和马斯格雷夫走进他的书房，削了个木钉，我把这条长绳系在木钉上，每隔一码打一个结，然后把两根钓鱼竿绑在一起，刚好是六英尺长，我便和我的委托人回到老榆树的位置。这时太阳正好偏过橡树顶。我把鱼竿一端插到土中，记下阴影的方向，测量了阴影的长度，影长九英尺。”

“这样问题就解决了。如竿长六英尺时投影为九英尺，那么树高六十四英尺时投影就是九十六英尺。而钓竿阴影的方向当然就是榆树的方向。经过测量的这段距离，差不多就到庄园的墙边了。我在测量的位置上钉下木钉做记号。华生，我马上就在木钉旁边不到两英寸的地上发现了一个小洞，我当时太高兴了。这一定是布伦顿做的记号，现在我正在走和他同样的路。”

“我们在这一点上开始步量，首先用我的袖珍指南针确定方向，沿着庄园墙壁向北走了二十步，再钉下一个木钉。然后我小心地向东迈十步，向南迈四步，当时我处的位置是旧房的大门门槛下边。按照礼典暗示的地点，再向西迈两步，我就走到石板铺的甬道上了。华生，我那时候非常沮丧，我觉得我的方法发生了本质上的错误。夕阳把甬道的路面照得很明亮，我看到甬道上铺的那些灰色石板，虽然古老，而且被来往行人踩薄了，但仍然被水泥紧紧地粘在一起，肯定很多年没人动过。布伦顿明显地没在此处动手。我敲了敲石板，各处声音都一样，石板下面没有洞穴和裂缝。不过，幸运的是马斯格雷夫开始理解我这样做的目的了，他兴奋地拿出手稿核对我计算的结果。‘就在下面，’他大声喊道，‘你忘记考虑一句话：就在下面。’”

“我还以为他让我们必须从地板向下挖呢，当然我马上意识到我想错了。‘那么说，有个地下室在甬道下面？’我大声问。”

“‘没错，地下室和这些房屋一样古老，就在下面，我们可以从这扇门进



去。’我们走了进去，沿着曲折的石阶向下走。马斯格雷夫用火柴点燃放在墙边木桶上的一盏提灯。我们马上就看清了我们所要找的位置，而且显然近几天有人来过。

“这里很早就作为仓库用来堆放木料，但是，那些乱丢在地上的短木头已经被人挪到墙边了，在地下室中间形成了一块空地。空地上有一大块重石板，石板中间安着生锈的铁环，铁环上绑着一条厚厚的黑白格子布围巾。

“‘上帝啊！’马斯格雷夫惊呼道，‘那是布伦顿的围巾，我肯定看到过他戴这条围巾。这个混蛋想干什么？’

“根据我的提议请来了两名当地警察，然后我抓住围巾，用力拉石板。但是石板只动了一点，最后在一名警察的帮助下，才把石板挪开。石板下露出一个黑洞洞的地窖，我们都向下观察着。马斯格雷夫跪在地窖旁，把提灯伸进去照着。

“我们看到这地窖大约七英尺深，四英尺见方，一边放着一个箍着黄铜箍的矮木箱，箱盖被打开了，一把样式奇特的旧钥匙插在锁孔上。箱子外面布满了尘土，木板被蛀虫和潮湿侵蚀得烂透了，里面长满了青灰色的木菌。箱子底面散放着一些像旧硬币一样的金属圆片，显然是老式的硬币，我手里拿的这些就是。

“但是，我们此时已顾不上木箱了，因为我们的目光都落到了一件东西上。那东西蜷缩在木箱旁边，是一个人，穿着一身黑衣服，蹲在那里，前额靠在箱子边上，双臂抱着箱子。这个姿势把他全身的血液都逼到了脸上，致使脸部扭曲，并且涨成猪肝色，我们根本认不出这是谁。但当我们把尸体拉过来时，看那身形、衣着和头发，马斯格雷夫立刻确定，死者是失踪的布伦顿。他已经死了几天，身上没有任何伤痕，我们无从了解他是怎么死的。我们把尸体抬出地下室。问题仍没有解决，而且像开始时的问题一样令人费解。华生，我必须承认，我当时对结果很失望。在我按照礼典的暗示找到这个地方时，我以为这个问题能够解决，可是我已经到了这里，却仍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家族采取如此严密的防范措施。我虽然知道了布伦顿的结局，但他为什么会是这样？在这件事上那位失踪的姑娘又扮演着什么角色？我坐到墙角的一个小桶上，仔细地思索着整个案件。

“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了解我的方法，华生。我替这个人设身处地地想一想，首先考虑一下他的才智，设想如果我是他会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事